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UN LIQUIDATED

FFB 19 1991

S/PV. 2977 (Part II) (closed-resumption 2)

16 February 1991

UNIVERSITY OF CHINESE

第二九七七次会议(第二部分)(非公开一复会2)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2月16日星期六，上午11点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u>主席:</u>	曼本格圭先生	(津巴布韦)
<u>成员国:</u>	奥地利	霍恩菲尔纳先生
	比利时	诺特达姆先生
	中国	李道豫先生
	科特迪瓦	阿内特先生
	古巴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厄瓜多尔	阿亚拉·拉索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印度	加雷汗先生
	罗马尼亚	门蒂亚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沃龙佐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皮克林先生
	也门	阿什塔尔先生
	扎伊尔	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1991年2月16日星期六上午11点40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面前有文件S/22231、S/22232和S/22233, 分别载有古巴提交的三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述其它文件:S/22223, 即1991年2月14日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致秘书长的信; S/22227, 即1991年2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2228, 即1991年2月15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2229, 即1991年2月15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S/22230, 即1991年2月15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2235, 即1991年2月15日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以及S/22237, 1991年2月14日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鉴于津巴布韦和巴基斯坦之间存有密切友好关系, 我国代表团尤其对你担任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技巧一定能确保领导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取得有益的圆满成果。

我国代表团还愿向扎伊尔常驻代表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阁下致敬, 他娴熟地主持了1991年1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巴基斯坦从一开始就反对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巴基斯坦和国际社会谋求伊拉克撤出兄弟的伊斯兰国家科威特的立场的依据是维护国际法和国家间行为的基本原则。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小国弱国的主权独立取决于尊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各项决议所载的各项原则。遗憾的是, 尽管世界领导人包括巴基斯坦总理都发出为数众多的呼吁, 但仍无法说服伊拉克同意从科威特撤军。

巴基斯坦政府就其而言为避免冲突作出了一些努力。去年10月，巴基斯坦同其它五个亚洲伊斯兰国家一道呼吁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本着伊斯兰精神并为了民族团结将其伊拉克部队撤出科威特。1991年1月3日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外长举行的三方会议呼吁通过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和平解决危机。那次会议还要求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为和平解决作出各种努力，包括可能召开伊斯兰会议紧急会议。巴基斯坦还赞同伊朗提出的召开伊斯兰会议紧急首脑会议的要求。我国总理还致电直接有关的十四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向他们强调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总理还直接向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呼吁，要他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并撤出科威特，以便和平解决危机，并使该区域穆斯林人民免遭浩劫。

因此，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伊拉克和多国部队之间爆发敌对行动深感震惊和痛苦。巴基斯坦一贯要求和平解决危机，并对和平解决努力的失败深感忧虑。

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纳瓦兹·沙里夫据此从1991年1月22日至28日赴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从事和平使命。他随后又访问了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昨天他还在塔伊夫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现任主席科威特埃米尔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理正在进行的艰苦努力反映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波斯湾敌对行动造成大量宝贵人命损失和财产破坏普遍感到痛苦并具有紧迫感。巴基斯坦认为，目前局势对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伊斯兰民族非常危险。我们认为，伊斯兰民族的共同努力是迎击目前危机的最好方法——一方面，这场危机使科威特遭到非法占领，另一方面通过狂轰滥炸，这场危机目前正在造成毁灭和破坏，以及无辜平民的死亡。这样做使得巴基斯坦全国都感到极为痛苦和忧虑，在这场无情战争中的无辜受害者使我们心痛如刀割。

巴基斯坦认为，解决海湾危机并不在于任何一方被击败，获得持久和平的唯一方式是通过理解。因此，巴基斯坦正在继续努力组织一次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努力。巴基斯坦总理提出了包括下列内容的一项六点和平方案。

第一，在伊拉克明确承诺从科威特撤军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宣

布停火。

第二，在停火之后，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海湾地区，由该地区的国家自己解决区域安全问题。

第三，召开伊斯兰会议组织紧急会议，在考虑到这场危机的所有方面之后制定一致的行动步骤。

第四，在受影响的地区部署泛伊斯兰部队；

第五，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其范围不仅限于科威特，而且也应当以同样的积极精神把克什米尔和巴勒斯坦包括在内。

第六，在宣布停战之前，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境内的所有圣地都应当被宣布为和平区，以避免这些圣地遭到破坏的危险。

我国代表团希望对在这一长期和艰难的危机中作出不懈努力的秘书长表示赞扬。他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和平事业，给我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国代表团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到巴格达革命委员会昨天发表的声明，我国政府今天在一项声明中对此作出了初步反应，该项声明如下：

“外交部发言人在对巴格达电台广播的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声明作出评论时指出，虽然至今为止还不能得到声明的正式文本，但巴基斯坦政府认为主动提出接受安全理事会第660号决议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是和平解决波斯湾战争的一线希望。发言人回顾安全理事会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部队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走。

“发言人指出，总理刚刚结束其和平使命第二阶段出访回到本国，在这次出访期间，他与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集中讨论了紧急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以避免海湾战争造成的流血和破坏的必要性”。

我国代表团也高度重视戈尔巴乔夫总统采取的主动行动以及定于最近的将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采取外交途径仍然是实现和平解决的最有效方式。

我国代表团诚挚地请求和希望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发挥集体智慧，并继续努力为这一已经有许多人死亡和遭到严重破坏的动乱地区带来和平。巴基斯坦人民的痛苦和愤怒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适当形容的。我国代表团将为实现公正、体面和持久的和平这一目标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密切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古先生(苏丹)(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祝你在这一困难的时候成功地履行主席职责。也请允许我赞扬你的前任扎伊尔常驻代表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阁下上月份所做的出色工作。我国代表团还要对安全理事会的新成员表示欢迎和祝贺。

苏丹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关于立即停火以给予和平再一次机会的呼吁。在这方面,苏丹要加入和赞扬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约旦哈希姆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倡议以及苏联最近采取的行动。苏丹还要赞扬也门和古巴为同一目标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从一开始我就要坚决表示,苏丹支持科威特国的独立和主权,苏丹对该国被占领以及该国人民现在面对的痛苦感到遗憾。但是,苏丹对外国军队在海湾的存在也同样感到遗憾。苏丹认为这场危机本来是在阿拉伯和伊斯兰范围内得到解决的,而现在也仍然可以在这一范围内得到解决。

苏丹认为,正如《宪章》所规定的那样,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在这方面,以联合国的名义或代表联合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当得到联合国的不断监督和审查,因为偏离这一原则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使有关各方越出联合国任务的范围。

苏丹认为,伊拉克目前正遭受着不公平和过火的进攻,这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帜进行的,各种军事行动似乎不分是否是军事目标还是平民。因此,这些行动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该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基础设施和人的资源遭到极大毁灭。三天前发

生在平民防空掩体的悲惨事件证实了这一事实。苏丹担心这场战争的目的超出了解放科威特的范围。其目标在于使伊拉克的国家能力瘫痪，征服人民，使其饱受屈辱。

苏丹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要求开始进行新的外交努力，以实现和平处理海湾危机。我国代表团对昨天上午来自伊拉克的希望之光感到兴奋。我们请求伊拉克更明确地发出这束希望之光。我们希望另一方以诚意作出反应，停止轰炸、使战争的硝烟停息下来，让希望之光得以出现和形成。

鉴于伊拉克最近作出遵守第660(1990)号决议的承诺，我国代表团提请本机构注意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先生和苏联外长亚历山大·比斯默尔特尼克于1991年1月29日发表的共同声明中的内容，其大意是伊拉克作出撤出科威特的任何承诺将导致停止敌对行动以及考虑整个中东地区的更广泛和平计划。据1月31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两国外长：

“仍然认为，如果伊拉克明确承诺撤出科威特，停止敌对行动是可能的”。我国代表团因而呼吁安全理事会考虑这一可能性，以建设性方式解释伊拉克的信号。

最后，我国政府对正在进行的战争表示遗憾，急切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使理智占上风，要求采取全面、和平的办法处理这一具体的、悲剧性和不幸的危机以及整个中东区域的所有其他未决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苏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墨西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蒙塔尼奥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在二月份主持安理会会议。显然，你在联合国的时间虽短，但你赢得了你的同事的赞赏和尊敬。我还愿祝贺你的前任、扎伊尔常驻代表和安理会的新成员。

墨西哥政府十分关切地注视波斯湾的事态发展。同国际社会所有其它国家一

道，我们认识到目前局势不仅仅涉及该区域。其影响和后果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所有人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包括那些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冲突地区的人们。因此，我们决定以建设性方式参与寻求公正、和平解决问题。

里约热内卢集团于去年10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国家首脑的会议上适当地表示了同样的关注。最近，1月28日同样在加拉加斯召开的里约热内卢集团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估价波斯湾局势的问题，我们各国重申愿意为使该区域出现新的和平作出有效贡献。

由于原则、法律和历史的原因，墨西哥断然反对侵略，反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声称。这场侵略违背了国际共处原则。因此，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在侵略开始的当天通过的第660(1990)号决议。我们从一开始就和其他国家一道要求伊拉克将其所有军队撤出科威特领土。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解决互相具有长期、深远的团结友好纽带的邻国之间争端的外交努力失败了。如果我们考虑到给科威特人民造成的，以及伊拉克人民正在遭受的伤害，考虑到战争给所有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那么局势就更加令人遗憾。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和秘书长，这是由于我们深信促进解决冲突，根据国际法重建和平的最好机会就在其中。我们也深信，需要开展多边努力，以便全面、和平、彻底解决该区域的所有问题。为了确保这一进程得到充分完成，秘书长应在其中发挥根本作用，我国政府认识到了这一作用。

敌对行动的开始造成了令我们大家震惊的形势。对该地区非参战国进行的应受谴责的进攻导致冲突扩大的情况和破坏区域稳定的可能性给冲突增添了非理性的动力，这不应削弱联合国内那些象我们一样，深信可以尽快找到和平解决办法的人们的决心。我们不应欺骗自己：随着战争的继续，新的冲突根源将开始从其创伤上出现。

该地区的敌对行动迄今所造成的严重人员和物质损失，严重伤害了妇女和儿童，

它促使我们大家坚定支持秘书长为解救受害平民所协调的努力，我们还必须考虑国际社会力所能及的适当处理该局势人道主义方面情况的其它方案。

因此，我们呼吁冲突各方在敌对状态继续的同时表现出最大的克制，从而把该地区各国受到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社会及生态基础设施的破坏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们与秘书长一道呼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使用化学武器或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还呼吁继续努力以找到解决冲突的外交办法。任何妥协或让步的代价，都会低于战争的破坏。

我们非常清楚，突破顽固和不灵活态度的恶性循环是不易的，但是我们强调我们的信念，即仍然能够通过对话和谈判实现和平。找到维护能够通过国际法解决潜在冲突的世界秩序的手段，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另外一种普遍的关注是，要避免这一行动的经济影响严重破坏那些为克服我们全面发展的障碍而进行无休止奋斗的国家的复兴希望。我们的责任是防止海湾冲突变成发展中国家向经济和社会平等发展的新的障碍，以免我们这些国家再次陷入对我们各国人民产生消极影响的循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这种循环只会产生新的冲突。我们都期望的国际秩序，只有基于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的巨大发展，才不会只是一种幻觉。

外交活动只有在不战自败情况下才无效。1990年8月2日，联合国以我们大家期待的效率作出了反应。在随后几个月中，尽管国难重重，但联合国为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战胜残酷无情而采取了重要步骤。无可置疑的是，为以外交方法解决冲突进行了大量努力，而我们仍相信，甚至在现在悲观明显多于希望的时候，仍然可能找到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案。

确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678(1990)号决议既为外交活动打通道路，又使我们现在看到的行动合法化。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实际情况不应排除外交调解的努力。我们认为，继续为和平解决1990年8月2日开始的冲突而采取步骤，不会违背第678(1990)号决议的规定，该决议授权各

“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60(1990)号决议及随后的所有有关决议”(第678(1990)号决议，第2段)。

安全理事会应考虑就其授权采取的行动所进行的方式进行更广泛的辩论，而且不应推卸《宪章》规定的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利用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民主制度的益处，会大大超过基于沉默和漠不关心的一致。我们必须考虑并鼓励新的建议。在不忽视执行安理会通过的决议的主要目标的情况下，让我们再给和平一个机会，使其不久得以恢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墨西哥代表对我讲的美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荣幸地祝贺你在这非常艰难的月份中一直以出色的方式主持安理会工作。我还感谢你的前任、扎伊尔常驻代表恩藏格亚大使在一月份主持安理会时表现出的杰出外交能力。

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是要在中东战后历史中这一重要关头表明自己的立场。目前的危机是伊拉克入侵和兼并科威特的直接后果。土耳其已明确指出，这种前所未有的违反《宪章》的行为，完全不能令人接受。伊拉克的行动引起人们关注和愤怒，而其后来的顽固态度导致了我们大家今天看到的不幸战争。在1月16日之前的那段时间内进行的所有外交努力，包括秘书长上月前往巴格达时所作的最后的非常值得赞赏的最后努力，都遭到伊拉克领导层的拒绝。当和平解决危机已无希望，战争就不可避免了。伊拉克政权无任何方法可回避这一责任。伊拉克政府不仅对正在海湾进行的战争负有责任；而且还要对受到占领军野蛮摧残和恐吓的科威特人民的苦难负责。伊拉克还对给该地区以及实际上该地区之外的各国造成巨大经济破坏负有完全责任。我国是受海湾危机经济后果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

我们看到的生命损失和大规模破坏，使我们土耳其深感痛心。我们深切同情经受苦难的伊拉克人民，入侵科威特或后来不可挽回地导致武装冲突的行动的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巴格达政权能够结束这场战争。它必须按道德要求行事并尽快采取

行动。

我们正密切关注一些国家在最近几天提出的各种和平倡议和进行的外交接触。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如果伊拉克不同意无条件地充分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这些和平倡议是无法成功的。我们真诚希望，良好的理智、智慧和政治家风度将获胜，伊拉克将撤出科威特，这样敌对状态就能够尽早结束。如果巴格达能够表现出勇气采取这一至关重要的步骤，它就会促进恢复国际合法性，并将有助于结束科威特人民和伊拉克人民的痛苦。

这种恢复国际合法性的行动，可成为在整个中东重建和平与安全的第一步。它反过来会使该地区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全部用于该地区的重建和发展。

土耳其准备与其他国家联合努力，以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后立即在该区域实现一个和平、稳定和安全的环境。土耳其希望这场危机能够迅速地得到解决，尽可能减少苦难和破坏。土耳其也愿意看到伊拉克获得国际大家庭一个受人尊敬和负责的成员的合法席位，看到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完好无损，并看到促进世界上这一十分敏感地区的合作与和平共处。

我们再次呼吁伊拉克政府倾听联合国的呼吁，全面和及时地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瑞典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埃利亚松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主席，首先我和其他代表一起祝贺你就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对贵国及你本人怀有深深的敬意。也请允许我感谢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大使，他娴熟地主持了一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结束后，波斯湾地区现在又出现了一场新的悲剧，其起源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场战争始于去年8月2日，当时伊拉克向一个弱小国家、联合国的一个忠诚会员国发动攻击。

对科威特以及科威特人民和伊拉克人民而言，这是一场悲剧，但对我们大家而

言，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同所有国家的安全和主权都存之攸关。团结和集体安全的远见是联合国的基本支柱。

从一开始，瑞典就采取了十分明确的立场。对科威特的入侵和随后的吞并严重地践踏了国际法最根本的原则。国家间的冲突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以武力获取领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接受的。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瑞典支持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局势的决议，其中包括第678(1990)号决议。我们的支持是以联合国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原则为基础的。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按照《宪章》在其他措施效力不够时作为最后措施使用武力。

我们曾经希望，这些决议能够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实现冲突的和平解决。我们对1月15日以后发生的局势感到遗憾，但是如果伊拉克同意撤出科威特，它本来能够结束这场不断升级的危机。我们对外交努力的失败导致许多平民的伤亡和苦难感到哀伤。

现在重要的是，在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的基础上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对苏联和伊朗等国提出的倡议表示欢迎。

我们从巴格达昨天的宣布中了解到，伊拉克可能准备遵守第660(199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出。很明显，这一宣布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但有一点是清楚不过的：根据第660(1990)号决议，伊拉克必须无条件地撤出。如果伊拉克能够明确地表示准备遵守决议，而不带附加条件和对安全理事会提出种种要求，那么以伊拉克军队迅速、全面地撤出科威特为条件的停止敌意行动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因此，伊拉克的意图是否认真将受到考验。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继续谨慎地注视冲突的发展。任何可能导致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和平解决的契机都不应忽略。应该十分明确地指出，第678(1990)号决议并没有授权为超越联合国确定的目的使用武力。此外，维护对人道主义法和武装冲突规律的尊重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场冲突如何结束对该区域的未来和该区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这并将影响到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和冷战后国际合作的质量。

联合国和秘书长在为战后局势作出准备方面可以发挥突出的作用。我们了解到，秘书处已在对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后的维持和平活动的可能性订定规划。

联合国还将承担战后安排人道主义需求的责任。这一重任要求我们作好充分的准备。即使战争仍在进行，联合国系统仍然在人道主义方面面临着许多紧迫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即将对伊拉克的访问将是十分宝贵的。

瑞典将继续与联合国、红十字会和瑞典各私人组织合作，向受到战争影响的人口提供紧急救济。

在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之后，联合国也应与该区域的国家合作，继续为区域安全和波斯湾地区的稳定的安排而积极努力。

此外，在战后时期联合国应紧迫地应付巴勒斯坦问题。除非我们开始一个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要求的真正进程，否则在伊、科冲突结束后，中东将依然受到不稳定的祸害。

在战后时期，联合国还应积极地促进对大中东地区的军备进行严肃的讨论。

但是，最根本和最现实的问题是：法律的力量还是武力的规律将占上风？伊拉克必须撤出科威特。这是基于尊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要求。

让我们明确地说：结束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悲剧的关键握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手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瑞典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以英语发言)：我只想作个简短发言，回答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星期四向我提出的问题。

戴维爵士问我：

“第一，8月2日以来和今天伊拉克对沙特阿拉伯构成的军事威胁情况如何？
第二，沙特阿拉伯是否直接或间接了解到伊拉克准备遵守安理会决议的迹象…
…? (S/PV. 2977 (第二部分) (秘密第79页)

两个问题都很重要，我乐于回答。

安理会知道，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发出了许多威胁，接着便是军队调动，然后军队在科威特边境按进攻序列进入了阵地。我们的侦察设备揭示了全部情况。别国的侦察设备也揭示了这些情况。

科威特兄弟感到耽心。我们也耽心。但是伊拉克领导人向我们作了保证具体的保证。我们得到了这些保证，我国国王得到了这些保证，我国政府得到这些保证，埃及总统也亲自得到这些保证。伊拉克领导人亲自向许多国家领导人保证不会入侵科威特。

使我们震惊的是，8月2日入侵了科威特，这时谈判还正在进行，伊拉克副总统和科威特王储在吉达谈判休会后才6小时。

几天后同一支队伍(兵力达12万)以同样的进攻序列部署在沙特边境，我国军事指挥员报告说这是一次进攻性的用兵。我们也曾得到和科威特同样的保证，即沙特没有受威胁，似乎士兵们去那里只是周末度假。

我想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保证就太蠢了，因为我们已在得到了所有的保证之后看到了科威特的遭遇。因此，我们心里毫不怀疑这个威胁意味着什么。

除上述之外，我不想再谈及阿拉伯知名人士了解到的伊拉克觊觎沙特秘密计划。我们毫不怀疑伊拉克怀有对科威特一样的进攻野心，除了采取沙特已采取的防御措施之外，别无它途。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负责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不采取防卫措施而离开他的国家。任何人声称沙特应采取其它做法，根本是对沙特不负责任，根本不知道领导人对其人民和国家应负的责任。

今天我们知道两伊战争结束以来伊拉克部队所作的准备。伊拉克放弃了所获的一切好处以结束这场战争。伊拉克的军事部署今天已昭然若揭，表明了伊拉克对该地区的野心。

我希望对第一个问题的上述答复能使戴维爵士满意。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我们是否曾直接或间接了解到伊拉克准备遵守安理会决议的迹象，我们的了解肯定不比安理会各成员国多。

昨天的最近一个迹象表明，伊拉克革命指挥部规定要安理会遵守的条件比安理会决议要求伊拉克遵守的还要多。令人遗憾的是，这对和平解决是个不祥之兆。为了和平解决曾在五个半月中暂缓采取行动；8月2日开战后，安理会一直等待到1月15日，在此期暂缓一切行动，以使伊拉克领导人遵守安理会决议。因此现在有人要求暂缓行动使我惊讶。暂缓行动5个半月还不够吗？

在声明中不提科威特，这是个严肃的迹象吗？提到了撤出，说这是可作某种讨论的内容之一。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和平的迹象。在交战中，在一场不止一国人民深受苦难——伊拉克和科威特，今天沙特也在受难——的艰苦的战争中，信口一提撤出不是和平的迹象。

和平的迹象应是伊拉克想解决同伊朗之间的问题时同伊朗打交道的方式。伊拉克总统以一封信便解决了同伊朗的问题。如果伊拉克真有意停止战争，今天就应这样解决问题。否则，任何迹象都是不幸的做法，不利于暴露在外的人，而不是安全地躲藏在地堡中的人。

我希望我已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科威特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今天要求发言的原因是答复我的朋友美国常驻代表向我提出的问题。在回答以前我要向安理会宣读继新闻媒介报道有关所谓伊拉克接受撤出科威特的伊拉克公报后我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其全文如下：

“新闻媒介对伊拉克政权今天发表公报提出其撤出科威特的条件的报道没

有任何新内容表明伊拉克改变了其顽固的立场。这应该被视为伊拉克自其罪恶入侵科威特以来一直奉行的欺骗、撒谎和拖延政策的一个环节。这是其又一次的企图和绝望的伎俩，旨在回避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打破对该政权施加的孤立并离间对其野蛮占领科威特的国际一致。

“科威特重申其明确和坚定的立场：完全无条件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科威特问题的各项决议。科威特要求世界注意科威特人民的悲剧，在科威特领土上的这个悲剧自去年8月2日以来一直没有停止，我们还要求世界注意我国儿童、战俘和关押在拘留营中人士的苦难，以及那些在狡诈的伊拉克政权军队手中遭受酷刑和被谋杀人士的悲惨命运。

“科威特——吁请国际社会继续其坚定不移的行动，终止科威特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局面，并加强其严肃认真的努力，迫使伊拉克政权无条件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和恢复法制，其方式应有助于在该区域建立安全与稳定，有助于加强世界新秩序的基础，以便使世界享有安全和稳定，同时——呼吁兄弟的伊拉克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非正义和专制统治者，并使伊拉克摆脱其专制的领导人，因为他的偏激政策导致许多灾难，第一批受害者就是伊拉克和伊拉克平民，而且还导致严重的后果，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民族带来破坏和分裂”。

至于继伊拉克发表公报后可能进行的外交努力，我国的立场是，欢迎并鼓励这样的努力，以便进一步澄清伊拉克的立场并对其施加进一步压力，以便使它取消载于昨天公报中的不能接受的无理条件。

同时，我们不同意有人提出的特别是某些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提出的呼吁，即宣布部分或全面暂时停火，以便给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一个取得成果的机会。外交努力自敌对行动开始以来一直在不断进行。伊拉克特使已派往国外，外国特使也已赴巴格达进行谈判，最近一次是苏联总统的特使。我们欢迎并鼓励这些努力，我们愿他们在伊拉克完全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之前继续这样做，而不要提出新的因素，即停火。

相反，我们认为，虽然有人说伊拉克的立场有了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是由对伊拉克领导人使用武力所造成的。遗憾的是，武力似乎是伊拉克政权懂得的唯一语言。

这就是我国对目前外交努力的立场。

我现在回答美国代表向我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8月2日以前科威特为谈判解决同伊拉克的边界划分问题作出了哪些努力？”伊拉克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协议是1963年由伊拉克前总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和已故的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签署的。

该协议当时交联合国保存。在这之后，科威特通过非常高级别的双边接触、通过它驻巴格达的大使和伊拉克驻科威特的大使，要求伊拉克建立技术委员会，当时在签署旨在划分边界的协议时就一致商定建立这些委员会了。

正当安理会所清楚知道的那样，于1963年签订的这项协议极其明确地规定了两国间的边界；它被称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线。根据该协议，在地面上该置边界标志的工作留给了技术委员会。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在此之后三年里，伊拉克使用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来避免建立这些委员会，这些借口包括对伊拉克内部问题的担忧，伊拉克的事态发展以及所发生变化等。有时，伊拉克借口说什么在这一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分歧，因此没有必要急于进行这项工作。

1966年，伊拉克同意建立技术委员会。在两年时间里，这些委员会很少开会——确实很少。伊拉克根本不认真对待这些委员会的会议。推诿、拖延和规避是伊拉克表现的特征。

从1968年到1973年，伊拉克政府进行了各种跨边界的侵犯行动，企图对科威特领土进行渗透。

1973年，科威特外交部长萨巴赫·艾哈迈德酋长前往巴格达，目的是制止这些侵犯行动。他曾努力想使技术委员会重新开始工作。后来贾比尔·艾哈迈德埃米尔殿

下--他是当时的首相--前往巴格达，想说服伊拉克领导人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他曾经想为理解奠定新的、适当的基础，并与伊拉克政府建立信任。两国间签定了六项合作协议。其目的是加强两国间的联系，以便在政治理解和合作的基础上划分边界。

出访没有停止过。科威特的民众也积极参与。科威特的民间机构站在政府一边，认为与伊拉克的问题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许多人民代表团前往巴格达求见那里的官员。在采访伊拉克政权现任总统时，科威特报纸的编辑们总是提出这一问题。得到答复总是这样：不要着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边界；你们希望它们在伊拉克境内的哪里就在哪里。从中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一种推诿的做法。

后来两伊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在这一时期里，伊拉克单方面终止了与约旦哈希王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边界争端。科威特政府并不想在伊拉克处于这样的危机情况时向它提出这一问题。尽管一些友好的国家提出忠告，人民发出呼吁，我们的回答总是：科威特正在向与伊朗交战的伊拉克提供全力支持，它并不想在伊拉克处于这样非常困难的时候对它进行讹诈。

战争结束之后，科威特外交部长立即与伊拉克外交部长重新恢复函件联系。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一问题已超出部长一级范围，现在应在更高一级上得到讨论。

此后，王储兼首相殿下立即于1989年访问了伊拉克。他向伊拉克领导人提出了关于边境的全部问题。伊拉克政府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这一问题无法得到讨论。

一个月之后，埃米尔殿下亲自前往伊拉克。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拒绝和推诿。

但是，1990年7月15日，伊拉克向阿拉伯国家联盟递交了照会。该照会载有对科威特的四点指责--所有这些指责都是毫无根据的。其中一点是科威特不愿意解决与伊拉克的边界问题。

在该照会转送到阿拉伯国家联盟各成员国手中两天之后，科威特政府也向阿拉

伯国家联盟递交了照会，要求建立一个由双方商定的阿拉伯或国际仲裁小组，以审议伊拉克政府在其照会中提出的分歧和争端的问题。阿拉伯各总统为避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冲突升级作出了积极努力。但是，伊拉克政府拒绝了科威特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阿拉伯或国际仲裁小组的建议。它坚持要进行科威特和伊拉克之间的双边谈判。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首脑进行干预后，科威特政府同意在吉达召开一次会议。各成员都熟知这一会议在很多级别举行，参加的有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科威特王储和总理。

这是一次独特的会议。在到达吉达后，伊拉克代表团团长没有给人以他是去参加会议、去讨论向阿拉伯国家联盟发出的控告中所提及内容的印象。王储殿下与伊拉克方面之间只举行了一次会议。其后两国代表团成员之间举行了一次礼仪性会议。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说他身体不适和头痛，他要参加麦加圣地的奥姆拉(Omrah)仪式，因此他避免参加继续举行的会议。

为了不白白浪费掉这些会议，科威特同意会议继续举行，会议在星期二和星期三举行。科威特代表团同意会议在两天以后，即星期六继续召开，然后会在科威特举行其它会议。这一协议是由沙特阿拉伯王国提出的。两国代表团离开了。协议达成八小时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挺进并侵吞科威特，企图将它从世界地图上抹掉。

这些自1963年以来我们就边界问题进行的尝试。

第二个问题是：当伊拉克政府执行了第660(1990)号决议第3段的内容后，科威特政府是否同意与之谈判？答案如此：在第660(1990)号决议于8月3日通过后，科威特政府致函秘书长，通知他科威特国正式接受该决议。在安理会，我们宣布，在伊拉克侵略军全部、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以后，我们愿与伊拉克政府坐下来讨论所有悬留的问题，以便用科威特一贯坚持的和平手段来加以解决。同时，我们想告诉我们这里的兄弟们，伊拉克必须明白第660(1990)号决议规定全面、无条件撤军。那时，只有那时，才能进行谈判，用和平手段解决两国间悬留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伊拉克曾否表现出愿意接受任何谈判的解决办法；有可能达成谈判的解决办法吗？答案是：伊拉克自8月2日以来一直占领着科威特，并于8月4日并吞科威特，声称它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在座的伊拉克代表感到说出“科威特”这个字眼也十分艰难。那份据称表明伊拉克接受第660(1990)号决议的公报根本没有提到“科威特”这个字眼。

第四个问题是：你们认为停火会有利于促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正如联合国决议中所规定的那样？答案是，我在安理会的第一次发言中已清楚阐述并提出科威特的立场。我们认为停火，无论是暂进的、长久的、还是局部的或全面的，都会是安理会发给伊拉克政府的一个错误的信号。它会使这个政府重新调整，并再次发动侵略，不仅针对科威特，而且也针对其他的阿拉伯邻国。这就是我对第四个，即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

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海湾局势，以实现停火，说服伊拉克领导人接受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会员国或许在读了伊拉克的公报，并在几天前听取了伊拉克代表的发言后，便意识到他们是徒劳的。他们也许已认识到，他们正间接地帮助伊拉克政权的美梦和妄想。伊拉克政权在安理会的发言以及伊拉克革命委员会昨天发表的公报都丝毫未触及其对科威特所犯的罪行、没有触及其对科威特的占领和破坏。它们讲到他们称之为一场毫无理由施加给他们的战争。它们就是没有讲到这场危机，即那些要求举行安理会议的国家所说的海湾危机的主要缘由。伊拉克代表觉得提到科威特的名字很艰难，因为他知道伊拉克在科威特的痛苦经验将把其政府颠覆，使人民摆脱其统治。然后，伊拉克人民将成为自由的人民，他们将把其精力用于建设其经济、实现繁荣。把责任归于安理会是所有那些失去其国家正道的人所采取的一贯作法。历史反对这个政权，反对这个独裁者，并要求他面对问题的实质，即对和平、安全的科威特的侵略。

你可以闭眼不看事实，但是你却不能让事实真相逃避世界的眼睛。

全世界将要以武力恢复被你的政权所摧毁的合法性。伊拉克将被迫说出“科威

特”这个词，并不得不与科威特打交道。科威特人民将与你们算另外一笔帐。但是，在其交往中和为维护睦邻关系和鲜血凝成的纽带的努力中，科威特人民将表现出宽容大量。他们将坚持伟大的伊斯兰教的真正原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安巴里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出席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答复联合国常驻代表戴维·汉内爵士和苏联常驻代表沃龙佐夫先生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在这次会议上所听到的话却迫使我不得不提到我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所提出的保留意见即这次会议已转变为骗子、白痴和伪君子的非公开会议。早些时候,我们听到一位尊敬的代表呼吁国际合作性和伊拉克自科威特领土上立即撤出。我毫不迟疑地提到科威特这个名字,因为科威特领土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在科威特的叛徒们。来自在近年来占领了塞浦路斯三分之一领土的那个国家的代表,现在却在呼吁我们撤军。

另外一位可爱的同事在安理会上提出了无根据的断言,声称伊拉克想要侵略他的国家。在美国国防部长去访之前,他的国家从来没有提到过所声称的这个侵略意图。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位国防部长跟他们说了些什么,而他们突然就声称说伊拉克想要侵略沙特阿拉伯。

在回答坐在我右边,企图以虐待狂式的言词向我挑衅并甚至号召发起反伊拉克政权政变的那个白痴的问题之前,我想引用阿尔及利亚总统在昨天发表的声明中的一些段落。

“这场屠杀暴露了向伊拉克人民发起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这场战争现在已由一次为系统地摧毁伊拉克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策划的行动上升成一场真正的灭绝性战争。

“阿尔及利亚坚决谴责某些大国企图以战火和流血来强加他们的新秩序。阿尔及利亚也谴责某些阿拉伯国家相互勾结,支持一场对兄弟人民发起的种族灭绝战争的行径。

“.....。

“阿尔及利亚愿回顾，在国际法的掩护下，由多国部队所进行的这场干涉实际上是一场全面毁灭的战役。这场战役通过其滥杀无辜，正在显示其成为危害人类罪行的方面。”(S/22223英文第二页)。

我现在将很乐意回答戴维·汉内爵士在我们的第一天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我希望在我结束发言时，他将允许我向他提一些问题。

根据我的记忆，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伊拉克是否准备从科威特领土立即撤出。我想提醒戴维爵士和围坐在这张桌子旁的同事们，伊拉克昨天宣布准备接受的那个第660(1990)号决议中提到从科威特领土撤出，但也提到立即进行密集谈判。有些国家对那段话视而不见，却集中注意前一段话。这证明了伊拉克的立场是正确的，即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都应得以实施，国际合法性不可分割，不应当有选择性地应用。

伊拉克尊重《日内瓦公约》吗？尊重的。我们尊重所有的《日内瓦公约》。然而，我想提醒我的同事戴维爵士，日内瓦公约并不是仅仅限于对待战俘问题。《日内瓦公约》，尤其是第四项公约，提到必须保护平民免遭战争的后果和灾难的伤害。因此我想对戴维爵士的国家在对《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承诺和坚持方面提出疑问。

关于我们的战俘，他们正在受到良好的待遇。他们的安全、健康和尊严都得到了保证。在他们被俘的当天，他们被问及的有关其姓名、部队的几个问题都是有关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所批准的。他们在伊拉克电视上出现，这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已被俘并且还活着。然而，在接到一些对此事的抗议后，伊拉克不再让战俘在电视上出现。

这些战俘被安置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说，他们的生命在受到保护。

戴维爵士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伊拉克是否作出不使用化学武器的承诺。伊拉克已作出此种承诺。我们以前就说过了。但是，即便在禁止化学武器的最初公约中，伊拉克也保留了在受到化学武器攻击时，以化学武器予以报复的权利。我想指出，自从

签署该《公约》以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已得到全面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化学武器相等于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如果他们使用这种武器，伊拉克也将使用。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密集的高空轰炸，我们将认为这就是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联合王国代表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现在，我有一些问题要他回答，我希望他能在今天的会议上或以后晚些时候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特别是鉴于美国和联合王国夜以继日地进行狂轰滥炸，联合王国及其盟国在何种程度上遵守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

第二，伊拉克过去向英国几家公司订购了一些医疗物品，这些医疗物品并不受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约束，联合王国为何要阻拦这些医疗物品的运送？

第三，联合王国在何种程度上遵守了大会1990年12月4日通过的决议？该决议禁止攻击运作中或建造中的核设施，并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将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进行这种攻击的国家采取措施。

第四，英国参加了对这些核设施的攻击，那么英国政府是否为防止核幅射的扩散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我希望戴维爵士回答这些问题。

至于我的同事沃龙佐夫大使阁下提出的关于伊拉克撤军意愿的问题，我想伊拉克昨天的倡议和伊拉克外长下周一将与苏联当局进行的接触将给这一问题提出最终的回答。

但是，我要向苏联代表提一个问题：苏联和美国是否仍然致力于双方最近于1991年1月30日发表的公报？

最后，我愿指出，安全理事会不应允许任何人，特别是一个没有国家身份，甚至没的个人身份的人，在本会议厅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或其代表进行攻击。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在同一场辩论中一般只作一次发言，但是在我2月14日发言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发表了

一项声明；古巴代表提出了三项决议草案。我认为，应该就这些新的发展发表评论，当然也应谈谈伊拉克代表的答复并回答他向我国政府提出的问题。

我很高兴他回答了问题。我想这给我们在此进行的工作赋予了一些意义。虽然我认为他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但我还是感谢他作出了回答。

坦率地说，如果我们要有效地涉及安全理事会本身的决议的话，他对我和苏联代表关于撤军的回答并不是所需的完整的回答。但是，我还是要谈谈撤军问题，因为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公报提到了这一问题。我只想指出，只要伊拉克代表被指示对我和苏联代表向他提出的问题作出简单和肯定的回答——即，是的，伊拉克将从科威特撤军，并且将具体表明并采取步骤进行撤军，那么这场危机就会轻易地得到和平解决。所需要的就是对撤军的坚定承诺并采取具体步骤进行撤军。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是不容谈判的。

他回答了我提出的有关战俘的十分严肃的人道主义问题，对此我表示感谢；但我不得不指出，这些回答在多数方面是不充分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我注意到，他明确无误地指出，伊拉克在战俘方面遵守了《日内瓦公约》。我国政府当然期望，在未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伊拉克政府的交往中这一承诺能够得到证实。如果不能得到证实，恐怕伊拉克代表就会显得十分愚蠢。但是我现在希望，这将能得到证实，而不是相反，并希望伊拉克政府现在能够不加拖延、不试图附加条件或对《日内瓦公约》的其他什么部分加以联系地履行其义务，义务中包括通报战俘名单并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触战俘。但我注意到，伊拉克代表没有提出这种联系，没有附加这种条件，我国政府现在将观望伊拉克政府是否的确不附加这种条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十分高兴。

我恐怕不得不指出，我认为伊拉克政府就战俘在电视上出现作出的解释是非常不令人满意的，也不能使人信服。战俘在电视上出现是绝对没有理由的，允许这样做恰恰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当然，《日内瓦公约》规定了一个保证让近亲了解其亲属成为战俘的最佳方法，那就是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布战俘名单和详细情

况。因此，根本没有必要为此而使用电视，我认为这一解释无法使人信服。

我注意到，据说战俘现在处境安全。我再次指出，只要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望战俘，他们能对处境是否安全作出最好的判断。这点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对此作出主观判断是毫无意义的。伊拉克政府早些时候曾宣布，将把战俘安置在可能发生敌意行动的地区，企图歪曲和影响正在军事行动中与科威特政府合作的我国政府和其他政府的政策，我们对此感到震惊，并从根本上加以反对。如果他们处境安全现在意味着那一宣布已不再有效，那就很好。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希望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那一宣布的正确性作出的判断为准。

至于伊拉克代表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将认真予以思考，下星期复会时我一定回答。但我不愿信口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很详细，他可以相信我将在适当时候回答。

现在我想对革命指挥部的公报谈几句。至少可以说，它不是简单和无条件地肯定从科威特撤退，而这正是结束冲突所需要的。它的确包含了一线的亮光：“撤退这个字眼终于又进入了伊拉克政府的词汇之中。也许不久“科威特”这个词也会——我承认伊拉克代表今天早上的确使用了这个词，我欢迎这个做法。

然而，公报中的一线亮光立即被一大堆条件所淹没，这些条件实际上同接受第660(1990)号安理会决议的表面意愿是矛盾的。该项决议要求无条件撤出。因此，接受这项决议同提出条件是不一致的。伊拉克想把一系列问题同它的撤出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问题却意味着同意撤出从根本上说是矛盾和有缺陷的。

现在古巴代表散发了三项决议草案，这些需按通常方式予以讨论。但初看起来我认为两项决议是不必要的，一项是无法接受的。

关于成立安理会特设委员会研究海湾危机的决议草案是不必要的，因为安理会本身正在处理这一问题。把它变为一个委员会有何好处？古巴代表只两天前还大力鼓吹举行安理会公开会议，现在为什么又想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转入一个委员会内进行，而委员会上讨论不但将排除报界，而且将排除安理会其他成员？如果他的代表团

对按安理会决议实现和平解决有些主意，为什么不在安理会当前的秘密会议上提出？如果他需要更多时间提出建议，我们可以随时休会。

第二项决议草案是请秘书长斡旋。这肯定也是不必要的。安理会第674(1990)号决议全力鼓励秘书长进行斡旋。这一条款今天同通过之时一样有效。我和我国政府有绝对信心，如果秘书长看到有斡旋的机会，他会伸出双手抓住它。为此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伊拉克政府应停止对秘书长的侮辱和诽谤运动——古巴政府驻巴格达的代表也许可以就此运用他的影响，正在听取这场辩论的伊拉克代表也可以这样做。

最后，还有第三决议草案，是关于轰炸伊拉克。轰炸是把伊拉克武装部队从科威特赶走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目标都经过认真挑选，几有可能都使用精密武器，因为这些目标对盟军构成威胁或支持了伊拉克非法占领科威特。大部分的轰击现在正在科威特战区进行。几造成平民伤亡之处都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但是平民不是目标，不象伊拉克对沙特和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这一点古巴代表在其决议中是不屑一提的。

结束敌对行动的办法是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希望他们不再耽搁迅速撤出。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国政府几天前提出的问题作了透彻而极富内容的答复。我们对他的答复感到高兴。

我们两天来的讨论表明，安理会各成员间以及总的说来联合国各成员间对海湾局势和应做的工作方面看法大体一致。我们认为，伊拉克开始遵守安理会决议时，结束冲突的大门就会敞开了。

我们已经指出，伊拉克星期五发表的声明是令人沮丧的。革命指挥部昨天的公告看来是承认了联合国第660(1990)号决议的存在，这样伊拉克似乎终于公开承认了科威特不是其第19个省。这是我们听到的一个小小的新闻——当然我们刚听到沙特和科威特代表谈及伊拉克声明和保证的价值——我们对此将密切注视。然而，坦率说这个声明开列的新旧条件是令人丧气的。

外交的任务是把鼓舞人心的同令人丧气的区分开来。但是仍然有待伊拉克确认的是，它将从科威特无条件、全部撤出。令人遗憾的是，它的声明表明它仍然希望一

其实是幻想—侵略能带来某种好处。

伊拉克对于其灾难性政策对其阿拉伯邻国和它自己的后果显然继续漠不关心，这是没有理性的，使我们深感不安。在这个大厅里的发言证实了国际社会决心确保安理会历次决议、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意志受尊重。

由于伊拉克的顽固态度，最迅速结束冲突的最好和唯一方式是在军事和外交战线上齐头并进。这两者并不矛盾。的确，战场上增加的压力应辅以加强努力使伊拉克相信它应接受现实。当伊拉克决定做它应做的事时，战事就能停止—甚至今天或明天就停止。

我们都知道，这里的问题是联合国的未来和信誉以及它能否通过国际集体安全制止侵略。8月2日以来，为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努力得到国际上全力支持。如果这种努力有所动摇，今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但是我们不能也不会动摇、妨碍和拖延帮助结束冲突的企图也不会。

停火而不具体执行撤军无法实现第660(1990)号决议的目标，也不会结束侵略。我们正在这里进行的是两种不同世界观、未来观之间以及集体安全与国际义务的观念同某些国家继续以战争和强者侵略弱者的做法之间的搏斗，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这一点已很清楚。国际社会、安理会和大会同声谴责伊拉克的行径。过去可怕的教训记忆犹新，我们明确而响亮地宣布：“不许再这样。”

但是，萨达姆·侯赛因指望能够战胜几乎毫无武装的邻国；指望指责和联合国实施的制裁虽然会继续存在，但世界会最终默认。他认为，虽然其人民会遭受苦难，但他终会胜利。确实，有些人认为，他之所以认为会取得胜利恰恰因为他愿意看到其自己的人民受苦，或愿意使他们受苦。不幸的是，从伊拉克代表所说的话来看，情况仍然如此。

我们许多国家在8月2日以后都进行了密集的外交努力，同时铭记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明确和公认目标。即便在伊拉克企图系统地从地图上消灭科威特国之时，我们还是进行一个又一个和平尝试，以便伊拉克相信，它的侵略无法维持下去，这

种公然侵略和无视国际法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直到1月15日一直尽力明确表示，和平解决的机会仍然存在。

就其而言，美国曾强调它愿意避免冲突。如果伊拉克选择和平道路，伊拉克将不会受到进攻，其部队在撤离科威特时也不会受到攻击。我们曾公开和私下向巴格达保证，美国无意在该地区保持永久的地面存在，美国部队的驻留一无也不会超过处理这一危险所必要的期限。我们曾申明，我们支持第660(199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和科威特进行谈判，以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我们说过，一旦伊拉克表示遵守有关决议，我们将在安全理事会就对伊拉克制裁措施的前景进行磋商。我们强调伊拉克的撤出必须是无条件和彻底的，同时，我们也表明，美国继续致力于在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和平，我们还表明，在冲突结束后，我们将为此目的重新进行努力。

但是，我们大家进行了近六个月的努力，却一无所获。六个月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解决问题的进展，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在这场冲突中的战略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分歧。既不是要解决中东问题，也不是为了改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世界更穷人民的苦难处境。的确，这场危机的最大悲剧之一是，萨达姆·侯赛因通过这场侵略及其吞并科威特的野心使得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当这一切都失败后，反对伊拉克侵略的联盟根据安全理事会充分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的授权采取了行动，并仍然继续进行。我们的目标并非好大喜功，它们既简单又明确：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政府的合法权威并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句号，；别无它求了。当然将不是仅仅由美国来实现这些目标，而是由美国按照联合国的授权同其伊斯兰、欧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联盟伙伴一起共同来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将同中东其它国家合作来实现这一点，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前途都将取决于它们的合作。

根据这些目标，并由于我们不是同伊拉克人民而是同其领导人发生争端，因此联盟从一开始就认真规划其每项行动，尽量避免平民伤亡。联盟将努力集中攻击支持

伊拉克庞大作战潜力的军事目标以及占领科威特并维持其占领的能力。

把伊拉克在科威特的庞大军事机构当作孤立实体而加以对付将是极为不负责的，在那里的军事机构花了六个月挖战壕和进行准备。任何旨在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的合理努力都不会不攻击支援和补给在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队并为使他们呆在那里提供进攻能力的军事目标。自从1月16日以来，任何联盟部队都没有知情或故意地以平民、平民住所或平民设施为目标。但是不幸的是，尽管我们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还有平民被打死或受伤。我们对此非常遗憾。战争是可怕的事情，任何平民的死亡，无论在伊拉克还是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还是以色列，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这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将继续谋求避免平民伤亡，我们将努力使这场侵略及其引起的冲突尽快结束。

伊拉克违反武装冲突法，故意把军事物资存放在学校、医疗设施或礼拜地点内或附近，从而使局势更加严重。伊拉克的指挥控制中心都设在学校和公共建筑的房顶。联盟的飞机受到了分散在住宅区的防空武器的袭击。在巴格达，防空点都设在房顶。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电视画面。这些武器向空中射击构成的火网，即炮弹和导弹也落在城市，造成损害和伤亡。在小村庄里，坦克和大炮以及其他战争工具被布置在住宅的旁边，战斗机也是这样。我们看到米格21型战斗机停在伊拉克最重要的古建筑遗迹之一即乌尔神塔的旁边。

尽管伊拉克采取这种不道德的非法政策，我们联盟仍继续竭尽全力避免平民伤亡和损害，甚至付出增加对我们自己人危险的代价。尽管伊拉克政府继续把其平民安置在危险的地方，但我们绝大部分的努力都是成功的，在有些方面我们没有成功，这不是由于缺乏努力，而是因为缺乏尝试。

这同伊拉克的恐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伊拉克向沙特阿拉伯，甚至向不是冲突一方的以色列的平民人口发动了残酷的和不分皂白的攻击。伊拉克的目标和希望恰恰是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便扩大和改变冲突的性质。它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盟在打败伊拉克空军和摧毁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及其支持设施方面

取得成功,以及以色列人民和政府令人赞佩的克制态度。

另外,伊拉克企图通过煽起人们对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圣地受到联盟部队肆意攻击的担心而赢得同情,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任何伊拉克四大圣地--即卡尔巴拉、纳杰夫、萨马拉和卡兹米亚--都未因联盟轰炸而受到损害,我们正在非常小心地避免损害圣地。事实上,最近我们有非常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些圣地未受损害,目前正为人们正常使用。我们无法知道,伊拉克是否也同样小心,因为伊拉克对可能成为目击者的人进行了小心的控制。

展望未来,一个焕然一新的伊拉克将在该区域起重要作用,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联盟无意为解放科威特而攻击没有军事价值的其它目标,同样,我们绝没有任何要摧毁伊拉克宗教和文化场所的意图。

虽然人们对关心伊拉克平民和文化的诚意毫无怀疑,但我们不得不对某些人在伊拉克对科威特平民犯下的暴行面前故作沉默感到震惊。科威特自8月2日以来一直在忍受严重的苦难。自从我们11月份开会审查伊拉克胡作非为的记录以来,可怕的灾害一直在继续。杀害妇女、儿童、病号和老人仍在进行。酷刑和处决还在继续,破坏城市和科威特经济及工业能力的行为同样也从未停止。然而,伊拉克不许任何记者或其它外界观察员进入科威特,目睹并向世界报告科威特人民的痛苦,不幸的是,甚至很少有记者注意到可以从巴格达进行有控制的报道和无法进入科威特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

任何拖延伊拉克撤军的行动都只能增加科威特人民的不幸痛苦。伊拉克威胁说不仅要对盟军,而且还要对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它还造成了一个可怕的环境灾难,把成千上万吨的石油倾入波斯湾,所造成的无法估计的破坏需要若干年时间才能消除,而且需要未来的几代人付出代价,伊拉克蔑视《关于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的条款,拒绝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入境,并且让战俘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他们所说的话显然是被迫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能从某些人处听到担心对伊拉克战斗的影响。

我们敦促伊拉克政府结束所有这一切痛苦，使伊拉克和科威特——乃至整个地区——走上恢复之路，而不是沿着毁灭的道路继续滑下去。如果伊拉克顽固不化，那么盟军将在这场军事冲突中获胜。对此我确信无疑。但是，和平也应得到保障，这是我们所有国家，不论是不是盟军成员都面临的挑战。要保证使恢复国际合法性以及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努力获得成功是一件与每一个国家都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事情。如果今后要制止其他国家的野蛮行径和无端攻击，那么绝对不能让伊拉克从侵略中得到好处。

正如击败侵略者需要有集体努力，那么，今后为正义与安全而工作也需要集体努力。尊重海湾和中东各国人民的主权必须是这一努力的核心。如果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认为它们能够把自己的意愿或想法强加给中东，那么这绝对是枉费心机。我们与其他国家同样认为，海湾地区的前途掌握在该地区人民手中。我们期待着海湾地区的国家在10年内的两次重大战争结束之后率先制定新的安全计划。任何一个该区域国家都不应当被排除在外，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可以在鼓舞制定这种计划方面发挥作用，这种计划将能够防止进一步的侵略和维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

我们认为现在该是讨论该地区军备扩散和军备控制的时候了。这既包括常规武器也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现在，五个中东国家拥有的主要作战坦克数量比联合王国或法国的都要多。在冲突开始时，伊拉克拥有的这种坦克数量超出了上述两个国家拥有的总数。伊拉克在反对本国人民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现在它正在研制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毁灭性的军事竞争模式实际上可以被改变，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更有效地共同努力，以便解决扩散问题，并减少流入该地区的武器数量。

在努力改善安全的同时，也必须实施经济恢复方案。海湾已发生了至今为止其范围仍不得知的一场经济灾难，伊拉克空前的环境恐怖主义行动使这场灾难变得极其复杂。海湾人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萨达姆·侯赛因的政策付出代价。科威特遭到了掠夺和破坏。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到处漂泊。单是科威特的巴勒斯

坦的社区就受到伊拉克的要弄、迫害和剥削。金融和贸易体系受到严重破坏。伊拉克入侵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对抗正带来可怕的伤亡。在冲突结束之后，伊拉克自身将必须从10年里的第二次灾难性的军事冒险中恢复元气。美国愿意与海湾地区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国家政府就如何鼓励和支持这样的重建努力进行商讨。任何旨在取得和平的长期努力都必须取决于经济稳定和增长，伊拉克自己也必须参加这一努力。

如果不寻求公正的和平和包括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真正和解，中东就不可能有确定的安全。长期安全需要有真正的尊重和容恕，要做到这两点是极其困难的。萨达姆·侯赛因的残酷侵略结束越早，解决这些问题努力也就越早恢复。战争激起了各方的感情，而要平静这些感情是很难的。但美国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真正和解与对话所做的努力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而且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正如布什总统去年10月1日在大会所作发言中表明的那样，在伊拉克无条件离开科威特之后，可能有机会解决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分裂的冲突。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求安理会听取一些坦诚的见解。这里的辩论不乏指控和暗讽，我们大家都听到了。这不是一场反对穆斯林或伊拉克人民的战争。这是一场制止侵略的战斗。科威特的穆斯林人民是侵略的最早受害者。现在萨达姆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正在牺牲他自己的人民，其中包括穆斯林、基督教徒、库尔德人以及其他集团的人。这不是一场肢解、破坏或毁灭伊拉克及其民众的战争；这是一次由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处理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件的行动，其目标显然与上述目的直接相关。联合国组织当然是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它也要保证制止萨达姆·侯赛因对一个和平的会员国进行的这种无端侵略。当和平解决办法不能制止侵略时，《宪章》规定安理会可以使用武力。我们已接受了这一庄严的责任，今天我们在这里正是因为我们确实接受了这一庄严责任。这个冲突不是从1991年1月16日开始的；它是从1990年8月2日开始的。我们可以对它的起源进行辩论，但我们不能无视在5个半月时间里为解决这一冲突不使用武力而采取的许多措施。

我们急切地希望，甚至渴望把焦点从战争转向建议、和解和合作。我们热切地希望从这一悲剧中将产生实现海湾地区和平的新前景，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和解与解决问题的新前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悲剧，安全理事会在这个进行无端侵略越来越不能被人接受的世界上作为集体安全力量的作用将得到肯定。

沃龙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我对伊拉克代表发言大意的理解是，将前往我国访问的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代表明天将从莫斯科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着这次访问。届时将提出有关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声明的问题。莫斯科希望，即将在莫斯科与伊拉克总统的代表举行的会谈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接近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

至于我向伊拉克代表提出的问题，我要请他确信这一点：不仅苏联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发表的声明，而且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总统在赫尔辛基发表的声明都依然充分有效。

霍恩菲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由于我们现在正在安全理事会进行原本意义上的辩论，我也想向伊拉克代表提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第660(1990)号决议必须得到彻底执行，即其所有部分都必须执行。该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在安理会经常提到。这一段

“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将其所有部队撤至其1990年8月1日所在的位
置”。

第3段

“要求伊拉克和科威特立即进行密集谈判以解决彼此地争执，并支持这方
面的一切努力，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努力”。

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伊拉克代表今天早些时候指出，第660(1990)号决议不仅要求撤军，而且要求立即进行直接谈判。因此，我的问题是：伊拉克代表这样说，意思是否是伊拉克现在也准备与科威特谈判？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感到很抱歉,不得不再次发言--这一次是涉及伊拉克代表的发言。

伊拉克代表认为提及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存在很适当。他试图将此与伊拉克非法侵略、占领和兼并科威特划等号。这是一种诋毁。我不得不纠正他的话。

我想提醒伊拉克代表,土耳其介入塞浦路斯是遵照国际条约、完全按照国际法进行的。我还想提醒他,他所提到的塞浦路斯第三部分居民每是生活在完全自由、和平与安全之中。此外,他们坚持认为这一保护性军事存在应该继续,直到塞浦路斯两族人民之间找到解决办法。这一解决办法将通过正在秘书长斡旋范围内进行的谈判得以实现。伊拉克代表对于正在遭受伊拉克占领者折磨的人民也能这样说吗?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安巴里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求发言以便评论联合国大使所说的话。但我也将借此机会就美国代表的言论发表意见,我可能对土耳其代表的发言谈一两句。

对于戴维爵士的发言,我的目的是尽可能最好地回答他的问题,我想向他强调指出,伊拉克政府没有拒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请求。现在正在进行联系,以便使红十字会看到现在落在伊拉克当局手中的俘虏。

我尤其想提及戴维爵士的发言中的一个部分。他使用了“愚蠢”一词,我对他使用这一措词表示抗议。他不是一个三流的外交官,他是一名出色的一流外交官。我想他实际上不会认为我们的发言会降低到如此水准。如果他再使用这个词,我保留我对他用这个词的权利。

我现在想谈谈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所说的话。美国对革命指挥委员会昨天的声明的立场表明美国对和平不感兴趣,并不在乎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包括第660(1990)号决议,伊拉克表示它愿意商讨该决议。

美国实际上不是真的在意科威特。在伊朗—伊拉克战争结束、两国之间开始建立和平之后，美国认为应该向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了，其目的在于摧毁伊拉克，确保伊拉克不再成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阿拉伯国家的威慑力量。

对于美国代表对平民流下的鳄鱼眼泪，对于他说的美国不想轰炸平民的论调，我的回答很简单：空袭进行的方式——从高空进行的密集、持续不停的全面性空袭——使得难以区分平民和军人、难以区分医生和警察、难以区分清真寺和军事设施，美国人应事先知道他们不可能进行区分。美国电视网的镜头已表明最古老的迦勒底教堂遭到了B-52飞机的轰炸，该教堂位于伊拉克北部，靠近尼尼微这个最古老的考古中心。

我想不出美国何时承认过它没有尊重《日内瓦公约》，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发动了许多次战，包括对巴拿马、尼加拉瓜和越南的战争。美国从来不承认它的军队犯了什么错误，虽然我们已知道他们所犯的残酷罪行。

现在美国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论点。它说它已掌握的情况表明伊拉克正在把它的军事设施移到在平民和各城市中间，因此他们必须进行轰炸。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怎么可能把坦克或防空武器藏到清真寺或教堂里呢？这完全是胡说。

如果伊拉克把其一些防空装备置于某些平民建筑中，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进行的是防御战。

他们使我们想起了这是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们说平民人口也拥有武器，这正是他们必须对平民进行轰炸的理由。这就是美国人的一套。但是我要向他强调指出，伊拉克希望美国会诚心诚意地对真正的和平倡议作出响应，并为在整个中东地区建立和平而努力，而不是利用所谓海湾危机试图摧毁一个代表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区的阿拉伯国家。

关于我的土耳其同事所说的话，我很高兴听到在被土耳其占领的土地上的塞浦路斯穆斯林人民在安全与和平中生活。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但事实仍然

是，土耳其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违反了安理会要求土耳其从那里撤走的决议。二十多年来，土耳其并未执行那些决议。这是他没有提到的一个事实。

对于我的同事奥地利大使——他是一位懂法律的人士——的问题，我将乐于一有机会便予回答。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塞浦路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艾夫蒂齐欧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本不打算就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发言。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由于土耳其代表真心试图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解释，我也只好澄清事实，而不想进行谩骂讥讽。

无论土耳其代表想怎样描述塞浦路斯问题，有些事实是不怕任何质疑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不论土耳其要如何称乎其入侵，它实际上为了实现其政治意志和目标，对一个弱小邻邦使用了军事力量。

局势的性质和进展不是什么秘密，对多次通过其决议对塞浦路斯问题采取明确立场的本机构来说，更不是什么秘密。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决议的执行，以及土耳其继续拒绝尊重和执行这些决议。

因此，我愿再次借此机会要求土耳其履行其义务并尊重安理会决议，为其在塞浦路斯及其它地区得到充分执行而进行建设性合作。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伊拉克代表作了数次发言，我当然想研读一下今天和前几次会议进展情况的记录。我希望我有机会在适当时候作出恰当的答复。

我与我联合王国的同事一道，想得到保证，即伊拉克政府尽一切力量来证实我所认为至少是他初步的努力，即表明愿意遵守有关战俘的《公约》。

第二，如果他计划不久返回巴格达，我自然乐于向他提供他可以发现停在平民活动地区中或附近的坦克、大炮和飞机的地点，包括一个我已点了名的地方。最近几天，靠近伊拉克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考古遗址旁边停放着飞机。

阿什塔尔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不想发言或参加辩论,然而我保留表达也门共和国对本次会议、特别是美国代表发言中所涉及的议题的看法的权利,美国代表在发言中广泛提到安理会的权力,并提到目前敌对活动和安理会决议及这些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期望的和平和根据联合国确定的原则在该区域建立安全体系的方式。

我曾要求让我向安理会宣读一份我国主席团针对伊拉克提出的建议所发表的声明,伊拉克在建议中表示愿遵守第660(1990)号决议,包括撤军。

我国主席团声明如下:

“也门共和国主席团欢迎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发表的公报,高度赞赏伊拉克领导层采取的这一历史性立场,它根据公报表明愿意遵守安理会第660(1990)号决议,条件是联军承诺立即停火和从该区域撤军,而且国际社会承诺执行安理会有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被占领阿拉伯领土问题的决议。

“总统委员会赞扬这一勇敢的民族决心,赞扬兄弟的伊拉克人民的坚定信心。总统委员会呼吁安全理事会紧迫地通过一项决议,规定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总统委员会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各国领导人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承担起历史责任,为该区域的全面和平、以色列从被占阿拉伯领土撤出、恢复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而努力。

“总统委员会并呼吁与对兄弟的伊拉克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外国军队合作或结盟的阿拉伯国家,响应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的号召,响应民族责任,阻止所有在前线集结的军队参加任何对伊拉克军队的军事行动,不让反对伊拉克的盟军使用其领土、领空和领海对伊拉克人民及其设施、基础设施或武装部队发动进攻。

“总统委员会诚挚地希望,全体人民将倾听理智、智慧和逻辑的呼声,结束流血,保卫我们民族的潜力。”

一位官方人士就轰炸掩蔽处并造成人员伤亡发表声明指出:

“也门共和国领导、人民和政府对无辜平民藏身的一个掩蔽处遭到可怕的轰炸、造成数百名兄弟的伊拉克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死亡的这一悲剧深感震惊和痛心。

“也门共和国悲叹并谴责这次屠杀和美利坚合众国及其盟国在兄弟的伊拉克执行的种族灭绝政策，重申和平的道路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也门共和国重申，今天发生的野蛮行径，包括美国及其盟军对掩蔽处、礼拜场所、学校、幼儿园和其他平民设施的轰炸不仅超出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范围，并违反了一切宗教和国际公约。

“停止这种非人道行动的责任完全在于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的国家。也门共和国当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它指出决议等于让美国行动自由，使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放任地摧毁伊拉克的经济、文化和科学设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津巴布韦代表的身份发言。

1月份是安理会极其困难和艰苦的时期。我的前任扎伊尔的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大使以出众的才干和效力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他的艰苦努力大大地推动了安理会的工作，津巴布韦向他表示祝贺。

昨天，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发表声明，似乎表明伊拉克在从科威特撤军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改变。津巴布韦认为，这项声明是有意义和重要的。安全理事会应该严肃地对待这一新的发展。有许多因素尚需作出澄清。津巴布韦期望安理会不拖延地开始进行外交努力，以期抓住这一新的发展可能带来的和平机会。海湾局势的严峻性质，要求安理会迅速采取敏感的行动。我们不能丧失哪怕是最小的和平机会。

津巴布韦准备与所有可能提出倡议、使安理会被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新发展的国家进行合作。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我收到了安理会一成员在晚些时候发言的请求。经安理会成员同意，我现在宣布会议暂停至1991年2月19日星期二。会议时间将由秘书处通知。

下午2点30分会议暂停。